

老王是模子

□ 柏代华(上海, 高管)



老王在澳门定居二十多年了, 乡音未改, 仍操着一口纯正而老派的上海口音。

他曾做过多年的搭马仔, 帮赌场揽客, 鞍前马后侍奉贵宾。久染声色犬马, 难免生出各种邪念, 老王却是个例外。

某邱姓贵客一次手气晦霉, 整晚被狂风般的洗牌声哗哗刮走几百万, 铁青着脸: 王先生, 你来替我玩吧, 我抽支烟去。岂料, 老王一上桌, 风向倒转, 不到半小时, 竟刮回来九十多万。一旁巡视的王太太是赌场筹码柜台的主管, 那些赢到手的筹码可换成现金悄然落袋。再黑一点, 道一声, 不好意思, 都输了, 余下的十几万赌资也能纳入私囊。她在老王耳边嘀咕了几句,

老王不依, 做人哪能可以这样! 王太太七窍生烟: 侬脑子被枪打过啦!!! 待邱归来, 老王报喜, 邱望着老王的脸, 一时无言相对。

男女三观不同, 可以苟且同床, 却难以同屋一生。王太太最终绝情离去, 老王并不后悔, “数字太大我不晓得, 但300万打不倒我”。淡淡的语气, 透出浓浓的高傲。

常年浸泡在赌场中, 老王也会积了点钱就试试手气, 然输多赢少。几十年来, 两兜唯余清风。去年, 老王到了退休年龄, 便继续为酒店赌场开巴士赚钱。他风烛残年的老母在上海有套房子, 为帮儿子一把,

决定撇开女儿把产权转到老王名下。但老王呢, 坚持和姐姐各得一半, 对老母谎称, “我是澳门人, 法律不允许持有内地的房产, 转到姐姐名下, 以后卖了再把钱给我”, 守住爱财底线。

老王长得俊朗, 举止得体, 女人缘一直不错。他年过六旬, 居然还有位澳洲华人女老板缠着, 愿“与君澳洲度余生”。他笑, 不耽误人家了, 我修身养性为正道。

澳门是个弹丸之地, 也是个魔幻之城。而在此扑腾了半生的老王, 虽无权无势, 但有品有德, 虽无财无产, 却有情有义。用一句上海俗语, 老王确实是只模子。

扬州早茶

□ 梅莉(上海, 白领)



二下扬州, 我的主要目标是淮扬美食, 且结结实实地体验了一把扬州人的早茶文化。

“早上皮包水, 晚上水包皮”。几年前, 我第一次“下扬州”, 是和同事一起, 花式做足。早上去富春茶社吃茶, 晚上去瘦西湖度假村泡温泉——从玫瑰花池泡到中药养生池, 一池接一池, 边泡边玩真心话大冒险, 笑声传出十里地。

这次是和亲友同行的。酒店在瘦西湖风景区, 环境清嘉, 精致玲珑。推开窗, 园区秋意浓; 特别加分的, 是居然有智能机器人带我们进房间, 还能送餐的。

第一顿早茶, 依然首选百年老店富春茶社。每人点一杯魁龙珠茶, 再来一盘清炒河虾仁, 一碗蟹黄干丝、一屉翡翠烧卖、

千层糕、肉包、菜包, 外加每人一大只蟹黄包……一顿早茶, 吃吃聊聊足足两个钟头, 回肠荡气神清气爽, 感觉自己像皇帝。

魁龙珠茶香气浓郁, 色泽清澈, 经久耐泡。我不懂茶, 但也吃出了一点茶文化的意思。虾仁滑嫩弹Q, 入口有惊喜, 吃后有惊叹, 感觉, 如看跌宕起伏的短篇小说。扬州干丝, 丝丝入味, 绵长有回甘, 像读优美的散文。翡翠烧卖, 满口清香软糯, 如一首清雅小诗。而主打的蟹黄汤包更像一出大戏, 等你来赏。蟹黄汤包在明、清时期已闻名天下, 其皮薄如纸, 隐约能看到汤水在里面晃荡。先把吸管插入, 不急, 等热气散发一会; 然后, 小口小口地啜吸, 汤汁鲜掉眉毛。剩下的包子皮, 可以蘸醋吃,

可吃出螃蟹之味。

据扬州朋友说, 当地人更喜欢去冶春——吸一口汤包, 望一眼亭台水榭, 美食风景一起享受, 乐哉忘忧。有退休老人, 常早茶连着午饭, 一吃一上午。店长怕别的客人吃不到, 就有意提价。结果, 老人依旧天天如此, 去冶春茶社吃早茶, 早成了不可或缺的日常。

天下三分明月夜, 二分无赖是扬州。今天的扬州, 或许不及全盛时的富丽, 但老底子留下的风骨还在, 亦体现于其休闲与美食融于一体的早茶文化里, 教我这个生活在都市快节奏里的人, 艳羡不已。

归程, 我还带回一盒富春包子, 好想把扬州早茶的精髓, 统统打包给带回来。